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小山類稿卷六至九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劉源溥

謄錄監生臣魏晪年

小山類稿卷六

明 張岳 撰

書一 辯學

與郭淺齋憲副

泉中及敝邑侍教累日啓益良多别後惘惘思念不置昨諸生有述執事臨行時所示良知孝弟及明德新民之說良知之言發於孟子而陽明先生述之謂孝弟之

外有良知前無是言也殆雙江年兄以其心所獨得者創言之於愚心不能無疑亦嘗面質雙江矣尚未盡也子思之言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而又申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夫以性道之廣矣大矣無不備也而指其親切下手處示人不越乎喜怒哀樂已發未發之間所謂戒懼者戒懼乎此而已所謂謹獨者謹獨乎此而已至孟子又發出四端之旨而特舉夫赤子入井嘑爾蹴爾睨視顙泚

以驗良心之不容泯滅者亦可謂深切痛快無餘藴矣
學者只依此本子做去自有無限工夫無限道理固不
必别尋一二字以籠絡遮蓋之也明德新民之説往歲
謁陽明先生於紹興如知行博約精一等語俱蒙開示
反之愚心尚未釋然最後先生忽語曰古人只是一箇
學問至如明明德之功只在親民後人分為兩事亦失
之某憮然請問先生曰民字通乎上下而言欲明孝之
德必親吾之父欲明忠之德必親吾之君欲明弟之德

必親吾之長親民工夫做得透徹則巳之德自明非親民之外别有一段明德工夫也某又起請曰如此則學者固有身不與物接時節如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又如禮記九容之類皆在吾身不可須臾離者不待親民而此功巳先用矣先生謂明德工夫只在親民不能無疑先生曰是數節雖不待親民時巳有此然其實所以為親民之本者在是某又請曰不知學者當其不睹不聞之必戒謹恐

懼屋漏之必不愧于天手容之必恭足容之必重頭容之必直等事是著實見得自已分上道理合是如此工夫合當如此則所以反求諸身者極於幽顯微細而不敢有毫髮之曠闕焉是皆自明已德之事非為欲親民而先此以為之本也如其欲親民而先此以為之本則是一心兩用所以反身者必不誠切矣故事父而孝事君而忠事長而弟此皆自明已德之事也必至已孝矣忠矣弟矣而推以之教家國天下之為人子為人臣為人

弟者莫不然矣然後為新民之事己德有一毫未明固不可推以新民茍新民工夫有毫髮未盡是亦自己分上自有欠闕故必皆止於至善而後謂之大學之道非謂明德工夫只在新民必如老先生之言則遺却未與民親時節一段工夫又須言所以為親民之本以補之但見崎嶇費力聖賢平易教人之意恐不如是也先生再三鐫誨曰此處切要尋思公只為舊説纏繞耳非全放下終難湊泊夫以陽明先生之高明特達天下所共

尊信者某之淺陋豈敢致疑於其說顧以心之所不安者又以為出於名公而不明辨以求通焉則為蔽也滋甚矣故得請教於左右願反覆其說使愚昧終有聞也外有柬達雙江亦道此意更乞炤亮

答聶雙江巡按

嚮承教格物說匆匆未及奉答此一義也古人屢言之及陽明而益詳然鄙滯終不能釋然者蓋古人學問只就日用行事上實下工夫所謂格物者只事物交接念

慮發動處便就辨别公私義利使纎悉曲折昭晰明白足以自信不疑然後意可得而誠心可得而正不然一念私見横據於中縱使發得十分懇到如適越北轅愈騖愈逺自古許多好資質志向甚正只為擇義不精以陷於過差而不自知者有矣如楊墨釋氏豈有邪心哉其流至於無父無君此其病根所在不可不深究也來教云格物者克去己私以求復乎心之體也某謂一部大學皆是欲人克去己私以求復乎心之體也但必先

辨夫公私之所在然後有以克而復之此其節級相承脉絡相因吾學之所定疊切實異於異教之張皇作用者只這些子且如讀書講明義理亦是吾心下元有此理知識一時未開須讀古人書以開之然必急其當讀沉潛反覆使其滋味浹洽不但理明即此就是存養之功與俗學之支離浮誕者全不同豈有使之舍切已工夫而終日勞心於天文地理與夫名物度數以為知哉無是事也數年来朋友見教者甚多終是胸中舊根卒

難掃除而私心習之既久又不忍遽除之也故貢所疑以卒請教又有一事近來見朋友為學者多去博覽去學文字聲口杜詩晉字徒費精神及至論學則諱言窮理二字恫疑虛喝左遮右蓋此其病痛亦甚不小不識吾兄曾憂及之否乎日方為祖母營塟有一舍弟病虛弱之甚料理醫藥未能見效心事種種不佳未究所欲言惟冀炤察

又

錢令過儆邑辱賜今年鄉書洋洋乎其言之也披卷疾讀心豁目開然其中有可疑者不能默默大抵今之論文章者必曰秦漢盖以近時之軟熟飣餖為可厭也講讀者必曰自得亦以傳註之拘滯支離學之未必有得也夫真能以秦漢之文發其胸臆獨得之見洋洋乎通篇累牘而於根本淵源之地未必實有得焉君子未敢以作者歸之也况所謂秦漢者乃不出晚宋之尖新稍有異於今之軟熟者爾實亦無以異也暗欝而不章煩

複而無體奔走學者於譎誕險薄之域反不若淺近平易猶得全其未盡之巧之為愈也秦漢之文見於班馬氏所載多矣其深厚醇雅之氣明白正大之體曾有一言一字譎誕乎哉今之自詫為秦漢者恐未必於班馬之書有得也有得於中則其發也必不掩矣乃欲厚自與而疑學者其亦可悲也夫自得之言出於孟子其意亦曰漸漬積累自然有得爾夫豈必於排擯舊說直任胸臆所裁而謂之自得哉三代而下數聖人之經秦火

之後人自為説至程朱始明矣雖其言或淺或深或詳或畧然聖人遺意往往而在學者不讀之則已如其讀之也豈可不深造而致其詳詳讀古人之書而有得其淺深詳畧之所存意有未安姑岀已見為之説期於明是理以養心而已矣不在創意立説以駭人耳目也有是心而言又未或當其自蔽也甚矣嗚呼學之不講久矣文章議論古人講學不以為先也今也窮日力以從事於此猶不得其要領況其遠且大者乎此類得失本

無足辨然場屋去取學者趨向繫焉新學小生心目謭薄一旦驟見此等議論必以為京師好尚皆如此其弊將至詭經叛聖大為心術之害有不可不深憂而豫防者伏枕無聊故一伸其拳拳之喙伏惟裁教

又

二月中黄倪二生過悳安辱賜手教新詩及近刻諸書讀其所為序説皆發明親切尊兄於簿領之餘而用心於内者乃葢如此歎服書院習禮葢將使學者知舉業

之外有此一段本領工夫若於此信得及做得是日積
月累滋味深長外而許多淺俗見解自然漸覺輕小矣
此學不講已久今聚八郡之士終日羣居若不就日用
最親切處指示下手工夫使之有所持循據守以交相
勸勉漸次有得而但務為渾淪籠統之語以詔之則恐
聽者未悉吾意其材質高者未必實用其力先已啓其
好高助長之心其下者又隨語生解借存養之目以為
譚說之資此其病痛面目證候雖與俗學不同而其根

於心術隱微反有甚焉者不可不察也昔夫子之教以求仁為先仁即心也心即理也此心所存莫非天理㸃而成之而仁不可勝用矣此數言者以夫子之聖七十之賢提耳而教之可以不終食而頓悟者而夫子則不然也顏淵問仁告之以克己復禮而其目在視聽言動仲弓問仁告之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樊遲問仁告之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司馬牛問仁告之以其言也訒而已顏子所聞者仲

弓不得而與聞也仲弓所聞者樊遲不得而與聞也至樊遲所聞者司馬牛又不得而與聞也聖門之教因人成就如此其曰視聽言動曰出門使民曰居處執事與人皆就日用最親切處指示人下手工夫故曰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曰恭曰敬曰忠曰諴真如漢廷之法較如畫一使人即此目下便有持循據守才質高者不得躐此而不及者亦可以企此以有為所謂非僻之心惰慢之氣自將日銷月化於冥冥之中而不自覺此所謂聖

門之學也無他只是有此實事實功而已矣夫豈在別尋一箇渾淪之體以為貫内外徹幽顯合天人使人愛慕玩弄而後謂之心學也哉且就講禮一節言之如士相見冠昏鄉射飲酒之禮之類不講之則已如欲學者之講之也則不但告之曰禮者理也理者性也性即心也心存則性存而禮在其中矣必使治其文也習其節也而又求之其義也則必據經傳質師友而反求於心然後有以得其節文意義之不可苟者而敬從之夫然

後謂之善學顧其中間自始至終皆以實欲行禮之心主之為有異剽竊狥外以欺人者爾易曰同歸而殊塗百慮而一致此言理本自然人不可私意求之爾既曰殊塗既曰百慮不可謂全無分別也故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然至論心自是心性自是性天自是天如人之父子祖孫本同一氣豈可便以子為父而祖為孫哉昔之失之者既以辯析大精而離之使異今欲矯其失必欲紐揑附會而強之使同可謂均亡其羊矣不如且釋

同異之論令學者且就日用切已實下工夫如讀書不必泛觀博覽先將學庸語孟端坐疊足澄心易氣字字句句反覆涵泳務使意思昭晰滋味泛溢反之吾心實有與之相契合處如習禮則冠射相見等用之有時口識其節文大義亦當必求其所謂不可須臾去身者如曲禮少儀玉藻中所記動容威儀之節逐條摭出相與講明而服行之坐時行時立時拜跪時獨處時至應事接物時提掇精神常常照管使其容色無時而不莊敬

動作無時而不節守少有放肆失禮則朋友又得指其失而箴規之如是雖於學問之淵源統紀未能深造然就此著實規矩安頓身心資質高者能自循此上達其下者亦有以養其端慤醇篤之性不至於道聽塗説揣度作用重為本體之害矣書院告成諸士子相與趨蹌禮文所願黽勉以觀其盛但以衰服不便遠出又念尊兄瓜期在邇十載神交僅得一再會別後之會又未可以日月期也瞻望使車徒切馳戀狂瞽之言極知無取

然使其相見則所講論者大率不過如是爾裁教幸甚

答黄泰泉太史

在五羊逼歲除匆匆告别尚有許多隱微衷曲次第未及吐之左右抱歉無已向所喻物則云云此是文公教人下手窮理工夫十分親切處真能見得事事物物上各有義理精微不差則所謂人心道心氣質天性亦各有著落以為省察存養之端今之學者差處正是認物為理以人心為道心以氣質為天性生心發事縱横作

用而以良知二字飾之此所以人欲橫流其禍不減於洪水猛獸者此也若老釋外事物以求理其學雖差要於虛空中實有所見豈若今人之恫疑虛喝其高者入於奸雄以下殆類俳優此風不息不知將何止極也冊中畧閱學的此老元以來集聚類為家計第二卷摘出文公論敬數條皆精切之語要是眼力到處但其通篇規模次第與文公平生講學不甚似使人不無憾耳樂書渴欲一見有便録一本見教明年齋捧諸公北可附

也人還謹此奉報惟冀炤亮

答叅贊司馬張甬川

嚮蒙示以近時學術之弊曰無理學無心學者剖判明盡承教多矣夫為學之道以心地為本若真所見謂心者而存養之則其本體固自正然非體察精密義理明晰有以備天下之故於寂然不動之中而曰心得其正者未之有也近時不察乎此紐揑附會恫疑虛喝既不知有義理工夫之實而亦安識所謂心體者哉其闔合

知行混誠正於修齊治平而以心字籠罩之皆謾為大言者也某之疑此久矣朋友間一二有志者皆相率而入於此無可與開口者又恐徒為論辯而未必有益故於門下每傾心焉竊又思近時所以合知行於一者若曰必行之至然後為真知此語出於前輩自是無弊惟其曰知之真切處即是行此分明是以知為行其弊將使人張皇其虛空見解不復知有踐履凡精神之所運用機械之所橫發不論是非可否皆自謂本心天理而

者居之不疑其相唱和而為此者皆氣力足以濟邪說者也則亦何所不至哉此事自關世運不但講論之異同而已凡此皆欲質正於左右而其所望於左右者甚重且切也伏乞開諭俾承學有述焉餘惟以時為國為吾道自愛不宣

答前冢宰羅整菴

往年江右匆匆期會竟不能一造函丈扣質疑難以遂平生願學之心然竊讀公書而得其言論旨趣則所私

淑者多矣歐守至嶺外辱枉教翰感佩無量此學之未墜在林下者有公感望推明誨引於下其辨析既明白其實行又足以信之所謂反經以勝邪慝者在此某以為詖遁之詞無所歸著久必反而歸此無疑也惟願公壽考康健有以卒此盛業爾某入廣以來連事兵革今幸稍定而中間恩威二字未能暢達不知久後又何如也恨道遠無由卒請教示歐守行附此奉問起居

小山類稿卷六

小山類稿卷七

明 張岳 撰

書二

答部端峯提學

某村居寂寞傾注教沃嚮疑車從由仙谿入永春故不及奉迓然亦以小嫌之故未超脫也承諭余先生推原大禮不定歸於吾輩講學之不精固然學之精微未可

遽議然至於三綱五典所以繫天常立人極者雖匹夫匹婦莫不知其當然而學士大夫憑藉私心文以經典迎合附會貽禍悞朝而無所忌憚此豈但其講學不精有以誤之哉雖然其發有源其流有漸至今則皆揚其瀾而助之者也余先生云云殆有所指執事謂之公案則分别主從者想已有定論矣恨未悉聞某淺陋駁雜未有端緒方將承學於先生長者以教其所不及豈敢輕易立說自取不韙蓋古之立言隨其所得皆必有所

自信於心而無疑然後敢筆之於書如荀楊諸子其言
雖未精而亦不害其為自信也今之立言者果皆能自
信於心乎哉無是心而敢於立說甚嘗推其類以為異
汩沒聲利者幾希而又何暇論其言之是非哉執事醇
學與文雅重當時每侍教論及此事未嘗不懇切感慨
異於徒騰口說者執事而不為誰當為之乃以見屬不
敢當不敢當去歲借易數言方懼督過顧蒙謙挹借獎
仰歎無已平生於知己苟有所聞而不面告心常歉焉

以為未盡及既告之後又常悔之此一病痛亦自不小執事之不罪之也其亦有以終教之乎願學願學

與前侍御馬師山

某草率為此一行甚覺無謂到此愈悔之亦曾與吏部求一散地往南京當道者拘於年資未敢相信不知吾人仕進惟其才力所宜與心之所安者何如一切格以文法真可笑也向日處京師三四年其時朝廷雖甚多故然縉紳習尚猶頗近正其最下不過依徊茍且求為

好官爾固不敢文飾姦言闔闢鼓弄立黨相擠顯肆無忌如今日也彼甘心破顏而為之者不足責矣吾輩之中至有稟其平生而陰附之者亦有坐持兩端彼此觀望以為他日地一時掩覆初若不覺而其心術不端趨向不定將積習敗壞至率獸食人乃已甚可懼也時事既非吾力所及祖母老母俱垂白在堂石田茅屋之間豈無可容身者南京之志不敢中止縱不可得亦當別尋一事作歸計爾二舍弟在書院朝夕甚蒙指教恐其

不知此意乞呼来語之幸幸

與唐啓東韶州

某初筮仕試事膳部與執事處者累月地親辱愛最多別去不相聞又數年去年来京途中閒執事已擢守韶州政聲日逾嶺而北聞其政如見其人也慰寫何如先人向日嘗備數知韶之英德為宋唐子方立祠其始蓋顧欲俎豆唐公既而思之終始三百年名賢遷謫居是地如鄭監門洪奉使輩髙風峻節與唐直相上下方欲

稽牒按史舉其可祀者並唐祀之其祝號之稱位列之敘牲幣之數俱欲更有詮定而不幸抱疾以終不肖孤蓋痛心焉竊聞此邑荒陋僻遠其流風文物無能與他邑比獨以數賢嘗遊之故至今山水猶自生輝此祠若立豈惟足以勸率邦之人與夫仕於此者使之有所勉慕興起而凡遷人逐客瞻拜祠下思古人之所樹立如此亦足以慰其去國懷鄉之思名教所繫似非輕淺當先人作縣時郡大夫周先生子厚也先人幸支持歲餘

不甚得罪其士民其士民亦頗安先君至身没而怨不興者周先生之愛居多夫事有可為而力又能為之固無問前人與我故敢舉先人未就之事以告伏惟裁擇不宣

與邵端峰大叅

去歲有校官自湖廣回辱遞所賜小録伏枕窮鄉不得接見其人詢問起居想寒暄保嗇自有道者餘事雖不必扣之來人亦可意領惟道術時事所繫於消長盛衰

執事之所深憂欲言而某所願虛心聽受者乃邈焉經越歲時不得以一札相告語奈之何其無拂鬱于中邪昔之倡為一道德同風俗之說鼓天下好異者而從之既以深入人心其餘波且漫及廟堂矣及其聲勢相軋操戈入其室者乃出於異時相嚮慕之人蓋邪說詖行之不足恃如此夏敦夫所謂紛紛相崇尚者果何如邪古今一轍良可歎也某初丁先祖母憂歸未抵家先妣亦復不幸哀疚煢煢志慮荒落仰惟執事平日教愛之

深悚然愧懼而已不知何日可以相見盡所欲言臨風不勝傾仰

與林次崖提學

自吾兄有嶺南僉憲之命逾一年矣憂病多時不及作書奉問方以為念昨聞即轉彼中提學而自京師来者多言吾兄曽疏言八事不能舉其欵目獨言京師人口多藉藉稱道吾兄不出則已出必有大建明是二者皆可賀然所望於吾兄而欲為之賀之者當不止是古今

聖賢極力說一幾字自吾身之辭受出處以至人才之賢否邪正政事之得失是非差之毫釐杪忽甚至治亂安危之所以判莫不在此若於此判決得精則所謂似賢而否似正而邪似是似得而實不勝其謬者皆不能惑而吾之所以持身與所以處世應變於是乎皆有定據而可不至於悔吝矣昔之君子其能辨乎此者其大節固已光明俊偉猶足欽乎百代若夫辨之不精意以為善而為之以卒陷於悔吝者亦豈少哉此正吾人今

日所當深講者也以吾兄在嶺南又有風化之責故漫及之千萬炤察所陳八事可相示否餘惟及時自愛

與聶雙江蘇州

昨會間覺得泛譚大多於尊兄去就一節殊未縷悉比歸復思之有不容默者輒復云云大抵今之論出處者只被一人先開口說要打破利名關不戀官職地位已自占得高了所以下面更有合商量處纔與商量似乎勸人做官勸人遷延避就以規時好與先開口者題目

大不相湊泊只得和説合該飄然逺逝乃為能以氣節相激昂不隳落時俗一等見解某以為如此者皆是以虛名相從臾而中未必然茍焉為欺而已使於義決不容不去而其人尚愛戀不能決舍為朋友者豈得不以大義責之使之速去以成其美設若於義尚在可以去可以無去之閒則當權其輕重處之若去重於可以不去也寧可以去過去雖似激似迂然尚為不失已若過於無去則將為何如人哉若不去重於可以去也則自

當不必去就其職事為之竭誠順理以無愧於不去之本心而已此義平正縝密豈容以一毫意氣參其間若尊兄之事則只有三分可以去七分似不必去夫吾之命受於君父者也得罪於君父當去君父未必知其當權者以勢凌辱之當去幸是二者之免而身且多病不能舉其官矣亦當去若其他則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苗頑逆命舜禹益所以相告警者惟欲負罪引慝致謹於一念滿謙之幾而已

聖賢心法昭然可師尊兄今日欲去只有體弱多病一節可對人言耳在禮律亦有在告告滿之文豈得一疎就道即掉臂而行以悻悻面目而對姑蘓之士民恐於義未為得也望尊兄更審思之若曰吾惟拚此一去就所請不允他日議其擅離之罪亦不過褫職閑住爾此直是平空中橫發一箇客氣下既逆料士民以為不必吾信上又逆料廟堂以為不必吾從邀一罪名在身以為去就之端甚不可甚不可方今人才雖多然求其有

經世之心不尚空譚者如尊兄能得幾人就使困在沙泥尚當洗拔而出之況猷為已著駸駸可望於大擔負不止如蘄州者豈可以虛名相從㬰而苟馬謾說去以為欺而已哉某以為前疏既在道不可追矣望兄趣此閑居省思慮養精神時親藥餌自輔以聽進止之命若命未許歸而貴體亦完復可以涖事則不必決於一去以為高籌書聽斷之間自有一段脫然塵埃之表處在尊兄更不待言也舟中熱握管甚艱不能悉悉餘惟自

愛

答鹽道李古冲

春間辱枉教書跧伏邉郡習懶成僻久不能顓啓奉候昨提舉司差吏回又辱手翰督教以所不及殊切惶愧比日伏審尊候調攝清勝提學道帶管公移亦行至此想不久當即真不但以暫煩也辱示宣城志書製裁古雅脫去近日一種浮蔓之習甚善大槩此書只載一方故實以備觀覽耳當事得其實使入境而問政俗者一

展卷可盡古四方之史意亦如此非欲人於此論文以課工拙也近來秀才伎倆太多畧一舉筆便要將許多識見推入裏面故體裁愈新愈備而愈不足觀又有欲反其所為者每一事只書三兩句此春秋謹嚴書法也亦謬元本且留在此暇中再為一一看過鹽丁陳橫山責丁於田其初只欲抑大戶之詭税者爾不知田之去留無常而丁引一定難以卒改異日田去丁存有無窮賦納之苦一時思想偶不及此東莞黄田兩塲某所編

量為豁免者甚多其他若稅鹽差役及均派柵甲數事
橫山所議多有可采者某舊有一議欲悉查出沙田謂
以田辦鹽如民田之以畝科稅此法若行則小民之有
引無業者稍可輕減而大戶之白地煎鹽而無課者必
多方沮撓之但委任得人亦不難行也試檢看何如昨
見報九廟後又興大役滿朝將順無一人肯以利害為
明主言者豈皆有吾君不能之懷邪可歎陸提舉行謹
此奉布且謝来教之勤惟炤納幸幸

與黃泰泉

廖教官行附問左右想已達樂器昨奉報草略未盡蓋此方僻極且陋其聲音之節習而能知者殊少其數與義更不待論也若樂器修拾齊整而無知音者以教之亦虛器爾不知三學之中或從遊之士有善此者否望為訪定指示廖教官延請同来不敢指望一一中節但鏗鏘鼓舞依稀成箇次第亦足新邊方人耳目也志書已獲一見只閒卷第一葉有分野不如不分月分月不

如不分職之語漫不省其何謂又曰未可以惟日惟月
惟歳而因以自晝則一部洪範皆當廢棄而王卿士師
尹任其率意妄為無復體統職分可守又引月令中星
數句以為傳心要法則呂不韋真勝似箕子周公矣此
事本不足道可惜費許多錢糧而某又不幸虛掛一名
深懐石工之愧也漫論及此勿為不知者道靖難録又
寫得一本託陸平川讀過一遍想無差誤又從渠得黄
鉞傳令并元本附去可補入此天地間大公案得尊兄

為之表白一番死者生氣勃勃然真足立頑起懦視世之婞阿任數欺君誤國以取富貴者乃犬彘之不如也欲作數語附其後屬此鬱熱未能俟秋深稍暇當為之內閣虛位而銓曹屬之許公此何謂也豈下面又有求進者上意姑定此以杜覬覦耶有聞幸以見告餘惟炤亮

與王湛泉選部

嚮經姑蘇嘗一望見顏色時行役匆匆未能深有所咨

請蓋既久而浮踪靡定雖欲聞執事之聲光亦不可得矣不謂疎庸過蒙記録鄱陽承乏適出分外但相知皆竊歎執事為國用人之盛心而某自愧不足以當之也雖然今天下人材雖經摧折剥落之餘其間能卓然自樹遠過於某而淹滯特甚者所在相望夫疎拙如某者尚蒙採録則其自樹遠過於某而淹滯特甚者豈復有遺舉哉此某所以為縉紳喜不但為區區致其私謝而已至荆州方聞江右之報已入境無辭去之理亦為喻

月梧候代日久也齋奏人行謹此附布區區

與山西巡撫曾石塘

於執事非一日之仰而踪跡疎遠未能通姓名於左右春間方圖走書濟上復承移節太原長城之倚天街以南實藉風猷而某所為嚮往之私愈不能已比日夏景正熱伏惟尊候清勝往年平陽聶守方多事之時衆歸其有應變之功及事定之後則又以文法深求其罪此一聶爾其功其罪前後殊論豈世俗之好惡有難槩之

也亦其不遇相知者邪然今有執事在上方將千金以市駿馬之骨而使真馬辱於泥塗江右諸公每見者多譚此事又以為非執事無可告者某故不自揆於通問之初略伸其意外諸友書并小冊一帙并奉諒執事於是非之際已有定論亦不待此也未間千萬以時為國自愛不宣

與福建按院何古林

漳寇久知其必有此寒舍聚族海濱力不能遷因循以

待禍此幾事不敏之過也然聞此寇自五月即徘徊於莆惠之間若水寨把截嚴謹地方候望分明軍衛有司略出百十人耀虛聲為居人倚重其禍尚可不至此且聞寇非有部伍行隊也三三五五星散搶擄舍舟楫之長技登陸走數十里無敢禦者蓋承平久矣然蟲極必飭豈可謂其飄忽往来付之無可奈何遂已愚意謂此寇脥於刼掠之味未必肯散且人多跡露勢亦未能遽散蹤跡可尋大約惟嚴號令信賞罸聯水寨舟師依舊

法會哨截捕此外調福清四澳莆禧吉了釣船晉江石湖漳州玄鐘船數百艘給之糧餉重其賞格分布哨道與舟師相幫盖此輩海上累與寇角寇頗畏之又海濵之人慣水儘有精壯可用者恨寇入骨欲致死於寇亦樂為用但平居患無舟楫又患官府不為作主而不敢動若募其願行者授以糧食器械分配各船或就用其地方本船使與調用船相幫其器械短海上兵勢不相及火器最急弓弩次之石子又次之如鉄蒺藜泥罐之

類皆不可少凡此皆官為處給但統領之人頗難見在管事未必盡可用可於緣事指揮千百户中平時素有才略者許以功贖罪若家資素厚罪犯頗深不至死者許其出私財募人報效要擒人船若干方與申明保奏此蓋數年前亦有用之得效者惟恐奸巧之徒欲緣此為脱罪計則又未必有益徒增一番人情面分使紀綱敗壞為不可爾分布既定刻以日期令其出海又遣精當有司佐貳督領民兵與沿海衛所守城廵捕瞭哨等

軍兵相兼截把澚口斷其薪水之路且以稽察各船會哨先後緩急令五日一報賊在海既逼於舟師欲登岸又阻於各澚刦掠無得薪水路窮勢自衰散可擒徃者既不可追矣將来之患尚未知所届切望留念又聞近寇殺人甚慘别處不可知傲鄉附近三十都三十一都死者近百人百十年耳目未聞見痛苦何可言望委公正有司查勘死者量與優恤所費於官無毫髮之損而一念憫恤之意足以漸轉呻吟安生者之心而慰死者

憤鬱于地下亦仁政一助也適得家報差人回視情切言無倫次伏冀裁炤

與張半洲司馬

楊寛回備悉近日孝履宗圖略為揭看中間不無訛謬盖清河之張與范陽之張各為一派當初定氏族取一顯者以為望是時諸張惟清河一族最顯故取以望吾張非謂凡張皆出清河也文瓘為清河之後曲江為范陽之後清河祖司徒歆范陽祖司空華其上皆系留侯

世次之見於傳紀諸書頗明後人但以張為清河郡故其為譜類牽强以求合之如以曲江為文瓘之後是也所示華宗圖向江西曾於張東白家見之大約多同此江西諸張相傳舊本雖東白亦未詳考爾某昔年曾作寒宗譜以曲江無可據未敢出昨因偶尋得祖墳誌銘與家傳合去年乃刻以傳族人今奉往一本閑中望試為閲過他日再請教

與掌制内翰

邇者恭遇太廟告成推恩不肖叨冒過分亦得榮及先人顧念先祖先父皆業儒發身僅終縣令既無雋異事功可以光傳琰琬而不肖立身無狀又無能爲先人取重竊嘗觀前世名家文字一時縉紳士夫命官褒贈因代言之筆無小大皆有聞於後世者甚多况近時特重綸制之選高文大冊焜燿宇内取善無方雖小必録則不肖之先人得以託而傳也必矣伏惟執事言爲國章榮重華衮不肖所以僭妄有請謹具事狀一幅奉呈左

右蓋古之史官嘗責取人家子孫私狀以備采擇敢援斯義亮在炤納

先祖以詩經領弘治壬子鄉薦正德戊辰選江西袁州府萍鄉知縣未任卒寒宗自先世以来俱業詩先曾祖老儒治詩能得肯綮先祖實傳家學天性孝友篤實與物無競而器宇沉靜人莫測其際容色粹然望之知為鉅人長者先曾祖六子三母所出先祖居長撫諸弟恩愛均一不知其母之有同異與人交重

信義不苟然諾至朋友死生急難之際尤急周旋雅甘淡泊雖甚貧窘閉門端坐非其人不見世故多所經練自朝廷典章至律令算歷皆留心講究務為有用不幸未及試而卒縉紳莫不惜之先祖妣出自名家性敦朴婉順與先祖同悳以冢婦承事舅姑常伺候顏色惟恐不得其心家私物用常蓄其善者以待命一毫不入私篋撫妯娌如先祖之撫兄弟族黨僮僕皆有恩意尤不樂聞人私事及門外事有譚及者

為不聞而去之自少至老無日不親績紝家事惟總

大綱曰吾有妯娌與子婦吾何為瑣瑣哉後享高壽

至不肖謬官郎中乃終

先君亦傳家學以詩經領弘治甲子鄉薦正德庚辰

選廣東韶州府英德知縣為人坦易明白表裏洞然

與人交無親疎老少輒傾倒先業素薄家居教授自

給暇則課僮僕耕作竹笠藜杖時行隴畞之間遇之

者不知為科目人也英德多土產一無所好至誠惻

恒視民之疾苦如疾痛在身思有以振恤之其聽訟務便民情有自知其曲直願兩釋者亦不窮究戶婚田土雖小必為槩諳以塞其後爭尤以興文教正禮俗為先建龍山書院以祠唐文肅公介旁列齋舍擇諸生肄業其中暇日親與講說邑當水陸要道痛節里甲浮費定夫役迎送之數以為常則覈客戶墾田得正税數百石是歲編入黄冊人不謂擾在任勤勞竟以勞致瘵疾而卒百姓皇皇如有所喪競來視殯

畫遺像以歸懸祀之今為祠於南山書院先妣性明淑識度過人入門及事先曾祖父母小心畏謹得其歡心先君初食貧先妣斥簪珥經紀家事勤儉積累至於有以事養婚嫁喪葬於禮無廢缺有餘則推以周族黨家政嚴肅內外大小必謹從誨令雖不肖兄弟少有過不假顏色也不肖幼讀書率以一燈夜績從旁課督不肖領鄉書登春榜先妣不甚喜也惟聞其欲學為修身寡過則喜其於紛華好玩終其身不

一御曰吾家故寒素願子孫不改此風足矣臨終猶勑子孫必讀書守禮法為善人治喪依古禮葬毋侈靡毋用浮屠

與婿李忱

人至得所惠書并近作深慰去秋在祖家讀書想以其僻靜更能以禮法接族人一毫俗態不入於胷中一生事業俱從此始為益又在言語文字之外也命字之義令昆仲皆聯甫字請字曰誠甫六經中惟書經言忱字

最多有以誠言者有以信言者惟大誥天棐忱之忱當讀如詩天難諶斯之意棐讀為匪而忱為信言天不可信也蔡氏從古注以輔字釋之恐未穩此字二訓誠以其全體言信隨事言之程子曰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字以誠甫舉其全體也若用功之實則無妄不欺至矣人便匆匆附此不盡外川扇四把引遠意視至幸甚

小山類稿卷七

小山類稿卷八

明 張岳 撰

書三

與督府錢桐江議勘交朝使進止

安南之事側聞朝使至梧州成命成算非遠方下吏所敢輕議近傳聞黎氏差人赴京告難且求討賊朝議以奏辭不類外國文字暫止其使若果有此事其勢又必

行勘某愚以為朝使可留梧州或止南寧且毋前進以須後命蓋向之遣使正為不知黎氏的實根因故欲勘其所以不貢之故今黎氏既来告難則遺裔尚存特阻於逆臣遠竄海外道梗不通其不貢之故不勘自明若使者往彼必自憑祥縣入至邱温縣諒山府皆莫登庸地也安肯以黎氏要領告我既不得其要領萬里遣使徒受莫登庸欺誕之詞以歸猶之不遣也若不受欺必別尋事端以根究黎氏所在往復酬答中間必有齟齬

難處者是二者皆不可某嘗反覆思之使者此行其關
繫國體甚大此事情狀既明顧吾何如爾吾力能處則
處之一時未能處則且置之於吾體面初亦無損固不
在使者之勘不勘也某愚以為可暫留使者且毋前進
欲望軍門會兩省巡按具奏乞下兵部將黎氏裔本陪
臣差的當人員護押來兩廣選委曉事官員并訪各邊
熟知彼國事情之人就近體勘真偽如果黎氏所遺要
見其國王見係何人在何處見管若干地方并將莫登

庸陳昇僭叛緣由併勘明白另行奏聞區處若別無負固方命只是逼於内難不能入貢宜諭以討賊興復之義勉令自强待事寧來貢其前項遣使成命所當收回使者似不必往事理甚明地方重事寧遲毋速某待罪邊郡寢食不寧惓惓之意無非欲持重審慮俾出萬全為地方莫大之幸伏冀詳處

答林次厓欽州

差人至黄邦相等事深領指教幸甚幸甚此事自嘉靖

三四年以来聞彼國君臣乖亂其故王支屬有遁居近我龍州境界者因以虛利誘我邊民愚民嗜利喜亂易欺以動翕然赴之竟不能入其尺寸而欽忠上思三州之人累歲蒙騷擾之害前年韋緣廣從欽州那蘓隘入交交人拒追直至隘外居民死其鋒刃者三四十人有王七者一家四口俱死其餘為交人所覆敗而死者不可勝計夫國家所以威馭四夷與吾輩所以保境息民者自有常道二者既皆失之乃曲狥愚民草竊寇攘之

智而欲籠絡左右以兾他日萬一之徼幸則嚮之諸公固有誤為此說於前矣其流禍至今未已在今日又安可不深懲痛絕而必效之且彼固吾冠帶之國也内有乖亂不奔號請命於我而出於盜賊之計欲誘我邉民而用之吾邉民不遵官府約束為夷人所誘而欲為之用此於法皆必誅無赦其署置刼掠之罪且不論也永樂間以文祖之神武太師定興王之勇畧交人再叛再克而卒不能定至宣徳初又叛則師老財匱極矣文敏

諸老追惟仁廟遺意以不治之法治之然後湖湘江廣之民始得免於餽饟披執之苦其休養生息以至今日皆數公之力也安可以失策追咎之某始至郡見戶口消耗田野荒蕪財賦虧折如久病之人生氣僅屬蓋休養之久事力猶未完復如此不能不為之凜然悼心而欽州又為此輩無故開此釁端貼浪永樂新立數鄉之民騷動失業者三四年矣若不為盜則流竄與為盜招以擾我爾夫坐視吾民之必為盜與流竄與為盜招而

曲狥愚民草竊寇攘之智籠絡左右以兾徼幸於他日某之力不能辨此而於心亦有所不忍也是故盡吾所以保境息民者而已抑又聞之天下之事蓋有是非明白而中間之害復參半者達識之士亦有權利害輕重而為之以濟一時然儒者不諱也若此事之必不可為與為之必有害而無利較然甚明正當痛懲深絶使山峒愚民皆知假託徼幸之必誅帖然相安田畝以聽官府之約束是則所謂以生道殺之而非得已也吾兄曰

且必無誅以維姦雄之心而俟機會此是非利害兩可之言願兄無易其出愚民傳聞恐將有借復交之名以飾其草竊寇攘之姦肆然又號於衆曰某衙門許我矣此州疲民生計如斷梗浮萍寧堪幾番騷動邪設使交人果有可乘之釁正名興師而有豪傑之士出之任事亦何患於無兵似不假此草竊寇攘爲之羽翼也馬伏波狄武襄之事可見矣今事未有形兆而坐設虛譚疑人聽聞不但非和衆安民之道所先亦恐有謀人之心

而使人疑之古之畧曉兵事者其策亦不若是左也願兄𢘿之重之毋易其出匪特欽人之幸某亦竊有賴焉年来苦於足疾每詠韋蘇州身多疾病邑有流亡一聯輒為之慨然發歎昨覽吾兄登天涯亭髙作警策多矣但不肖平日所望於吾兄者願於論孟故紙中尋一箇安身立命處馬伏波事業亦不敢為吾兄願之也望焰黄邦相等罪名首惡無可宥之理餘當為分别第後次發去牌面欲名數人至府警諭之初無罪之之意今收

回甚善但此數人亦喜亂生事者能再出告示諭以禍福使不至於怙終更善

答王檗谷中丞

解戶至伏承教言備審近日起居之詳不勝慰浣真州終非久居之地祠堂婚嫁粗畢似當束裝歸莆然莆無舊業而世態紛華要之珍膳醲味之中亦當梅蔘一二味存其酸鞞乃有風趣爾此道不於吾老先生之望而誰望安南之議士大夫譚之數年然皆出於一種喜功

利尚權譎者之口沉靜守道者初不譚也大抵近世學術不明廉恥道喪士大夫往往犯見金夫不有躬之戒其所操之術皆管商秦儀之奴隸所不屑譚者而妄托以為經濟自媒自衒且不論三代何如孔孟何如就我朝成化弘治中前輩亦有如是習尚邪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説距詖行放滛辭以楊墨為禽獸儀衍為妾婦闢土地充府藏戰必克者為民賊而善戰者又服上刑聖賢之言良非迂也西漢之衰士大夫柔巽之風

終不足以勝其經術節行之美故漢能旣廢而復興東漢之衰士大夫氣節之高一變而爲詭激縱横之習故漢一敗而不能復振由是觀之天下之盛衰不外在四夷而在士大夫心術明矣且就今日四夷言之士大夫果有深謀竒畧能爲國家建萬世之策亦不在於安南何也泰寧三衛肩項之疾也河套腰膂之疾也若安南則膚爪之末爾舍肩項腰膂而治膚爪失其等矣昔人有畫狗馬難畫鬼易之説三衛河套形勢切近一言不

售則其術窮安南遠在萬里徼外未必便有實事謾為大言爾某守方拘文自知不足以料敵應變切恐今之譚安南事者大抵多半畫鬼也次崖初到此慨然有勒功銅柱之意某屢勸以且去孔孟故紙堆中尋箇安身立命處馬伏波一時之士殊不足學今亦知其難不復出口矣某前年八月抵此將及兩載多病兼以吏事素非所長旦夕俟以微罪訶彈而去歸卧林下儻老先生歸莆得以侍杖屨領誨言平生之幸也未有奉教之期

惟倍加珍攝以副注望不一

與林次崖論征交事

與郭白峯書稿承見教吾兄料之誠是也近日朱二守在梧州州馬路差人馳報吾兄陳取交之策差人已過梧州其同船者以告朱二守昨詰朱判官不服不得已出朱二守書并以詰寫本李生乃得其畧如此則吾兄別有方畧以告諸京貴特漫為一書以誑白峯與區此事關天下利害其行其止非由吾兄一人某雖無能擅專

城之托若合一郡人心而以光明正大行之亦不繫吾兄相告不相告但兵者詭道吾兄錯用其心而以施白峯與區此則朋友忠告之道有所不容已爾奏已行追之無及亦不必追欽州非用武之地尊相無封侯之骨恐有後悔吾兄試觀之近王檗谷亦有書来道及交事冗中畧以數言答之以非吾兄所樂聞故未嘗奉告然今既有此舉又不敢不告蓋兄以垂老多病之軀欲僥倖此必不可成之功重則趙恬王恢輕則熊本皆理勢

所必有者兄若不信且將吾言藏在笥篋待他日敗事之後姑取而觀之未必不慨然追念區區之為益友也願益懋令圖以卒遠業不悉

論征交利害與廟堂

安南之事始獲邸報遠近驚駭恐不免於用兵及巡撫衙門行下劄付備見首尾則彼中事情廟堂皆已盡知其所遣行勘乃是持重未遽用兵而示以開誠撫納之意廟謨成算有非遠方下吏所能測識者據邊民傳報

正德八年黎賙襲封四年無子以兄子譓為子正德十一年四月初六日逆臣陳暠及其子昇作亂黎賙遇害陳暠簒立十三日國人擁譓立之陳暠奔據其國諒山府譓立七年為逆臣莫登庸所逼出居其國升華府登庸又立譓幼弟{嬑-女+心}而相之卒又弒{嬑-女+心}自立國分為三黎氏在南莫氏居中陳氏在西北然查訪陳氏已無消息其諒山府亦為登庸所有黎氏所居即古日南地在交阯極南與占城為界隅限大海登庸不能逾海而南黎

氏亦不能逾海以北故能相持兩存數年前登庸又以交州付其子莫福海而自營海東府地名齋都居之凡諸峒巢爭戰皆登庸自領衆以行蓋安南諸府惟海東一府負海地勢最大即通典所謂玉山郡也此賊負篡逆之罪常練兵習戰以謀黎氏而陰備我亦令人揚言於邊欲求入貢邊人以非故王也弗敢以聞若興師致討則登庸當為誅首然萬里興師為遠夷討賊古無此法不誅其篡逆而以職貢不入責之則欲貢乃其本心

也無待於兵故某愚見以為彼內自乖亂未嘗有所侵犯於我可且置之待其亂定乃貢於事體亦未有損若必用兵其勝敗利鈍非某所敢知也宣德初之事可鑒矣非但宣德初也馬伏波以戰士二萬餘人平定交阯比振旅經瘴疫死者十四然伏波乃不得已之師其時交阯刺史及諸州太守尚有能城守者故伏波因得以撲滅之易非若今時負然久為殊域也自古兵強莫過於元世祖時四路進兵以取安南一由憑祥一由雲南

一由占城又以舟師載糧餉由海道皇子鎮南王脫歡親監督之雖嘗再入偽都卒不能守其猛將如李恒唆都皆戰死脫歡僅不能免考於史可見也某切謂莫賊起自列校能篡其主而有之舉國上下莫敢喘息必其天資凶譎號令嚴明有足讋服人者非出萬全豈可輕動近欽州知州林希元在彼專講取交之策又且言之於朝而身任之其蔽於功名而不達事機如此恐其掇拾故事裝綴成章讀者或信其文辭而未深考其實至

誤國家大計故敢縷瑣上瀆聖聽而私布如右伏冀裁處

與夏桂洲閣老

壬辰秋齎捧入都一從賔客之後瞻望門墻五六年于兹竊伏思念守官無狀過咎積深閣下不知其愚滯無用祓濯而器使之果以宿咎觸憲至於擯黜閣下復為之論奏開釋雖力不能及而一念體國録瑜之公天地鬼神實共臨之謫居以後念欲以一言候謝記室又自

思之閤下位遇方隆不肖名在謫籍恐涉援上之嫌故輒默然復止惓惓之私懷仰不忘邇聞晉登黃閣秉國政鈞主上之所倚眷天下之所仰望然位高則憂亦深不肖跧伏遐荒愧無以報答恩私竊願有獻焉易大壯自一陽積至四陽陽之勢壯矣以四陽而去二陰甚易也聖人必為之戒曰君子用罔貞厲罔無也言陽不可恃其壯盛而蔑二陰也故事常成於兢惕而患或生於忽略夫盛者易衰也進者必退也自大壯而進為夬夬

者剥之反對也一反則為剥矣天下之理其反復往來豈有常哉故大壯之彖曰君子非禮弗履其彖曰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聖人所以兢惕於盛壯者如此伏惟閣下以孤忠結主知超登八座内參密勿稽古制禮洗千百年之陋習而復諸古閣下之業盛矣然皆為所得為於禮曹者爾天下事所當為者未止此也請畧數其大者則學術未明士習未正功利日滋而德義之風益衰好惡相奪而朋黨之議未息財匱於下

矣而工役方殷兵驕于邉矣而夷患復起此皆天下所望閣下以有為者閣下亦安得委曰習俗已成積弊已深晏然任之而已哉前輩居此位者多矣未能一一舉上登極十六七年所拔擢倚用以共成天下事者其人可數也其始將進也天下或以為未可上急於致理置群言而姑用之及其弗稱任使亦不能不狥羣言而舍之不肖竊嘗仰歎上有日月之明天地之量生成臨照優游深厚而莫露其迹然則彼之所以自處者顧不為

薄哉語曰欲知未然視已成事伏望閤下深思利貞之占用罔之戒竭忠盡瘁以荅明主之知開誠布公以収羣材之用据經秉法以應天下之變不肖雖衰殘多病尚能勉自扶曳與海隅蒼生詠歌德化之成然後退就農畒死無所恨辱教愛之深輒敢進其狂瞽不勝惶恐

安南事不知廟堂深意何如某所守郡與之切近生意憔悴誠不忍調以遠征其曲折具見揭帖閤下佐明主以文德化成天下非有大不得已似不宜輕動武功恐

後悔之無及伏冀炤納天時向暑調變勞神尚冀懋加珍保以慰具瞻

與姚明山學士

不領清誨者數年瞻仰之心無時已已前年東泉老先生起臨三邊及後休致邊方俱不見此報最後僅見兵部覆題捷音一報乃知老先生久已去官而不知其故陸幼淳至此畧聞曲折亦莫能詳大率老先生以公論推薦而起用又以直道不容而去官其出處光明俊偉

追配古人此門下之士所以傾心向慕願承教澤者也其他皆不必論廣西祠堂在江西時辱老先生手教命某記其歲月不久而某去江西轉徙入廣又來廉平生孤伉寡與怨仇潛蓄一旦落穽則羣起下石世態之常無足怪者東坡有言吾輩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一見困窮便有可憐之色此與不學道之人何異某嘗佩服其言謫官以後不敢妄有一札通訊於人獨念承老先生之命記祠而負罪遠去言語文字非世人所復愛

重就使勉强成章誰復傳之以此私心耿耿不能自已近日安南事不知廟議何如而此間林茂貞過不曉事以為可一舉而取然此言也倡於陽明陽明平生好為虛誕彼蓋大言以炫能於其徒爾岑猛之事功已有七八分陽明繼之竟不能紓一策卒割以畀岑氏潦草了事又為之辭曰岑猛無罪夫岑猛燒泗城殘龍州阻兵拒命且曰無罪然則安南之罪孰與岑猛其强弱難易又孰與岑猛方岑猛之未用兵舉朝以為當討及駐師

稍久則又以討之者為非今日安南之議何以異此兩廣困窮而廣西殘弊尤甚外夷紛爭不敢侵犯於我無故而動師遠討弊中國以事蠻荒某切以為不可内懷隱憂欲止不能是以竊有陳奏奏草并小揭帖奉上諸先生不免作書具稟罷廢之人甚不欲以名姓通於廟堂而切近之災又不容已然此事非旦夕可了若兵釁一開恐亦執事他日之憂也有可善處之望不惜垂念未會間千萬及時自愛不一一

論交事與廵按兩司

安南之役命將出師廟謨已定似聞議者謂賊中乖亂國土三分乘其亂而取之可不勞力而定此則甚謬嘉靖初黎賙被弒賊以兵破逐陳暠父子擁立譓已而君臣漸不相能黎譓出奔又假立黎㢞而相之當其時國人未附若以吾中國之威命猛將提兵數萬臨賊疆必有内自送欵者用兵或不甚勞今則陳氏滅黎㢞弒黎寧以亡國遊魂假息海裔賊父子相繼竊有其國不啻

十之七八地廣兵衆羣下用命又梟健多智數有子十六七人以交州居長子而自營都齋居之繕治兵甲以伺四方之變餘子勝冠以上者各令將一軍分據要郡男子婚嫁皆與其豪酋相結去冬頗聞吾消息購鐵勒木塹險塞為重柵而守之又教練水戰造巨艦募人鑄佛朗機銃海汊通舟處皆樹木樁水中令舟不得入賊之防慮甚預且密如此而吾又聲其簒弑之罪討之非至勢窮力屈安肯束手以受誅耳去冬以來吾之聚議

於廟堂之上者幾旬月矣至今日而調兵給食尚未定晝永樂中王師九月至龍州其年四月已遣大理陳卿至廣西計處兵食皆以九月集於南寧將帥至即統以行其調集土兵不過三萬將帥非侯伯則都督勢重謀預又經靖難百戰之餘以馭素教之兵猶用八十萬也將八十萬如將一人安得不克昨見兵部所下劄其調兵皆待總制叅賛至日處置今總制叅賛尚遠就使盡此八月至兩廣發符調兵福建湖廣往還之間非三四

月不集又半月乃臨賊疆則冬春之交矣春雨將降霧潦滛濈以數十萬衆淩險阻渡溪谷衝犯瘴毒與負險必死之寇爭勝負或者有他巧妙則非某所知但以書生識量窺之誠不可不過為之慮某又竊伏思念國家以高爵厚禄養士大夫將士一旦有大征役主上憂勤宵旰不寧羣公環尹無肯跬步出國門以副當宁之憂所命督餉副將監軍皆起於閑廢而用之是在廷無一人可使也人生惟命不可期萬一所命數公或有疾病

他故必再求其人以代之倉卒豈能及事以此觀之吾人情可知矣夫將提數十萬之兵深入人境以謀人之國誠非計慮終始為萬全可久之策不可輕動今賊已先事有備而吾庶務未集事若可已則及今已之尚不為遲如其不然待大將叅賛至日博盡羣言以圖進取方畧數道分攻水陸並進老生常言要亦無以適此然以承樂事勢較論今日其難易利鈍亦非某所能逆覩也謹將賊中地勢叅詢人言畫成圖子一幅中間傳聞

料想未能盡合然大畧亦粗可觀伏乞炤亮施行

答廉州朱二守

令叔至廉承教措處安南事甚荷甚荷大想此事他日總制諸公必授成算而來非此間所能預度只有上告軍門整搠各衛所軍馬器械於各武將推選可堪隊以上者具定姓名以俟大軍至而調發其糧餉在倉見糧皆可無支動且以折色按月散與軍士積至九十月所積頗多他日潮惠高廉雷之糧由海道以給水軍南韶

廣肇并廣西湖廣衡永之糧可由江道以給步軍不足則和糴以補之所可為處如是而已然舉事之初朝議雖銳其所推用將帥亦未見卓然可倚折衝者必有馬革裹尸之忠然後能著銅柱之績甚難甚難諸草草不盡俟面求教

與督府蔡半洲論撫諭交夷

三月三十日據欽州知州林希元送到莫方瀛奏本抄白二紙到某看得莫賊負罪懼討欲請降入貢以求封

爵已非一日去年五月間陳必聞之來其辭只稱黎家無人莫登庸以黎賡之命權主國事節次來貢未蒙見納雖未見有投命請罪之意然出其邊臣勘報之言猶有可委者今次所上奏本只加臣父子已甘有罪一言而已至第二奏自解僣號改元偽作大誥自比禹湯文武等委諸黎氏故事及文儒私自稱美辭氣之間似尚倔强未肯輸服又兼自敘其祖宗被黎氏見陷之冤隱然以篡弒為復讐而無所忌憚此奏若經御覽上聰明

神武欲伸大義於天下恐未肯遽賜允納也軍門前日
奏請一面治兵積穀以待進取一面行勘黎寧所在既
不失討賊之名又以從容觀變度時而動而慎重不肯
用兵之意自在其中事體明白再遲一月必有明旨凡
百舉動宜且待之昨日撫諭文移某初意欲暫且停留
既又思之古者兵交臨陣尚為招納之辭以款之今只
欲其直敘國中事情不得如陳必閒隱諱且查勘黎寧
所在若回報果有虛實抵梧且令邉吏與之反復必其

深自悔罪言黎家無人暫為天朝護守印信不敢專有土地謹以國中圖籍獻之朝廷且乞恩願世為藩臣入貢不絶然後朝命以夷荒遐遠在中國為無用委而畀之如此則事體為順此賊外震吾征討之威而内不能弭其國人携貳觀望之志勢孤而情逼其策其決不能不如吾言也故行下欽州令再加勘酌行之彼國就欲用兵安知此不為款兵之辭於吾計亦無損也待其回報已在五月間而前奏之命已下又可以權其輕重而

處之矣伏乞照處

論防備交夷　以下俱上蔡督府

某於初八日至欽州據峒長黃浩報莫賊先接廉州衛公文後接欽州公文今田衛文書先至永安州以田州文書未到故在彼候齊此賊狡猾百出防我之計慮極密常遣小船在外海以捕魚爲名打探海中船隻今次雖來投文聞得亦有許多船隻其實防我又傳說莫賊密地自來策應其調船發軍防禦之事正與茂貞商量

我之百事未集只宜震之以聲而不示之以形如操練儲積調發等事俱先以大聲勢揚出使賊聞吾用兵而莫測所以用兵多方為備而莫知所以備吾乃得以靜制動之道而賊疲於奔命矣若於沿邊等處示以實形兵船之數不多形露情得反使莫賊得窺見吾虛實萬一兩下以形勢相恐喝或至交手後當如何此間山川形勢險要利害某俱親身歷過非徒憑紙上陳言及聽人傳說如調来戰船只當灣大洸港此港深灣可以藏

舟其外即烏雷山直亙海中安南人素聞其名前代但以水軍入交者皆由此發船欽州戰船舊規停泊在此登山一望西至永安州地方東至合浦縣冠頭嶺皆可見若夫氣清朗則海東府山形亦隱隱可辨而欽州海汊若鳳凰方家烟通等處反在裏港葢烏雷山直亙海中如人伸臂用拳廉欽諸海汊皆在肘腋之下今指揮范鎧已領軍七十五名在烏雷山背五里劉營日輪二十五名在山頂瞭望廣雷二處戰船灣在大洸港者日

輪快馬船海中往来巡綽若望見一船數十里外遠遠而来則山上響砲張旗諸舟聯引而出賊敢忘外慮而入裏港哉決不然也茂貞欲調東莞船數隻在防城往来防守某與商量以為不可蓋防城水發源欽州永樂諸鄉流至石龜頭入海石龜頭之南為永安州白虎尾諸山兩山之間為海口凡防城等處水自北而南永安萬松嶺等處水自西而東者皆會此入海自海口乘潮入防城一日程而永安州即在海口畧靠裏爾其地名

赤沙尾者乃海濵夷船往来處若引舟由石龜頭入防城必經過赤沙尾萬一夷船疑我為有事永安或来衝突豈不至於費手茂貞頗以為然防城且令營軍看守若大舉事成别處亦無難也高參將宜駐廉州且借其名號養其威重以懼賊其他曲折正惟某處之爾交人文書到日另稟伏乞裁炤

論撫諭事情

莫賊遣頭目叩關投降某訪得此賊懾吾征討之聲内

不能和其國人近者吾調東莞新會等船二三十隻泊在廉州港中賊遣探船候而得之遠望不知數之多寡回報大駭本月十二日乃差通事黎廸裴延祐二人𧶽文來求通奏狀文書某謂前次陳必聞所聞一片虛飾及雲南奏辭中間以紀位號為故事稱堯舜禹湯為文儒歸美不能辭而拒之以簒奪黎氏謂為父祖申冤凡此皆倔強未即輸服雲南輕於接納又為轉奏以致朝議紛紛而征撫之計竟未歸一故與欽州議行防城營

諭令先將奏狀申文内事情開具揭帖呈看如果輸情伏罪乞哀丐命方與轉達其差來頭目稱奏本印封不敢折動欲以副本并申結狀付與本營差人領來某又與欽州議以為不如徑檄莫賊令其自具奏内事情開寫揭帖前來體面仍更光明正大此賊近在永安打聽消息如不先具揭帖則事不得妥帖遲三兩日必定具來此舉甚得策若果罷兵可因此以為後面收拾之地若兵不罷而必大舉又以款賊而緩其謀但賊之奏辭

必令極卑哀不如雲南之潦草乃為得體爾間其計殊窘急欲求通此間又以聲勢震之想不敢仍復如雲南也餘候夷文至日再稟伏乞裁焰

論辭夷使往憑祥納款

停征既有明旨夷使辭之令往憑祥最是盖使往憑祥未絶其求通之路但曰聽候議處而已尚有許多含蓄未便許之也某差文通往令直告之云朝廷為君臣大義不容不征朝中文武或言事在遠夷須當審處故且

罷征討之師而令吾兩廣議處若汝不納地請罪吾兩廣議處不得則只有練治軍馬贊朝廷征誅而已汝前次揭帖未見納地請罪之意於理不當接納汝可回去思省傳當遵照舊規在憑祥伺候如此則義正理順且留一著以為後日收拾之地夷人探知罷征是實計謀自緩就使不往憑祥其在永安日久無所事不待辭之而自去矣但此只可備目前爾要久當有收殺方有以上副朝廷之意切以為用兵之聲未可全然放下使賊

有所顧憚而求款於我益堅然後我得以操縱制馭而要之以納地請罪蓋此事既出聖斷百十年朝貢之國決不肯如是罷了後面恐更有事也戍兵只打手殺手土兵當掣回其官軍且留在地方待其班滿放回不時又發一兩班来每月只耗行糧十石大要使賊知吾軍馬未盡撤而知懼爾

議處安南納款

安南表本昨在孫僉事處見陸布政議稿甚詳悉愚見

頗有不同者并以呈請裁示盖莫賊弑君簒國有覆載不容之罪此非辯說之所能釋上聽明神武方叙彛倫以懼亂賊案輿圖以臨萬國若言黎氏查無下落暫與莫氏管東及言炎瘴難居不可為郡縣等語恐皆不足以上煩聖聽而紓南顧之懷也洪武中朝鮮李仁桂連弑王氏三王叩邊求貢高皇帝始惡其簒弑絶之後又因邊臣以請高皇帝曰彼夷狄也姑令自為聲教下詔許之而李氏世効職貢以至今日李仁桂亂賊也朝鮮

箕子之所封也若牽於文儒之義則當正九伐之法以復秦漢之故疆矣然高皇帝只斷以一言曰聽其自爲聲教吾特取其效職貢不敢侵叛而已可謂破拘滯之見獨觀昭曠之原一言而天下定者也夫欲勞十萬之師甘心快意於無用之地攻之未必可得得之未必可守守之未必可久而以黎氏爲辭則是勞民動衆深入夷地以援立莫知所在難必真僞之嬰兒古無是理也而議者猶復疑黎正莫逆云云胡不引高皇帝聖語以

斷之也愚以莫賊信有不容誅之罪矣今朝議既重為生靈愛惜寬而未誅此賊震慴兵威叩關待罪可因請罪之誠聽其自為聲教以管束所有之土地人民如洪武中之待朝鮮李氏且許之暫管而不與以真封如宣德初之待黎氏其黎寧之強弱存亡不必深究也蓋所以待之甚輕所以責之者不求備是謂以外裔待外裔而中國禮義綱常之訓固昭如也唐太宗之時蓋蘇文弒君太宗為之興遼左之師其後師久無功天下後世

不病太宗之失賊而譏其為黷武則今安南事之是非利害鑒於太宗可見矣似此頗為直截脫灑無許多委曲遷就難行之意不知可用此意轉聞於上否其餘畧見前後揭帖伏乞鈞裁

小山類稿卷八